

邓贤文集



大国之魂

国防大学出版社

邓贤文集●卷II

大

国

之

魂



(京)新登字 120 号

邓贤文集·卷Ⅱ

大国之魂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四川彭山县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字数: 31.2 万字 印数: 5000

ISBN7-5626-0753-2/J·14

定价: 21.00 元

邓贤文集

作者自序一

我的父亲

我有一个沉默和苍老的父亲。通常我们父子间话语不多，但是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我总能感觉到父亲在我心中的存在。

父亲是带领我走进我们这个即将成为历史的动荡时代的路标。父亲作为一个沉默的世纪老人，他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和记忆了本世纪发生在我们这个内乱外患频仍的东方古国的大多数事件，尽管他的存在对于历史来说好像一粒尘埃那样微不足道。

但是父亲的存在对于我来说，他的精神影响如同夜空中的星

光，始终照耀着儿子跋涉的人生。

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绝望，而比绝望更可怕的是不得不甘于平庸。坎坷也罢，磨难也罢，如果人生变成一滩稀泥，在馥郁的空气中发霉烂掉，那么再精彩的世界于人类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幸的是，父亲生活在一个远离文明与发展的沉闷年代，他的满腔抱负、理想、才华和过人的精力都好像雷雨前涌出皮肤的粘汗，毫无意义又源源不断被溽热的空气蒸发掉了。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整整三十年间，除了赎罪般地拼命工作，剩下只有各种运动、检讨、下放、批判及严重的身体疾病伴随他。

父亲是一个科学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全部灾难就在于生活在一个不需要科学和理想的时代，尽管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这个时代不过是短暂的和暂时的，但是对个人来说一个短暂的时代却终结了他的一生，因此父亲的个人悲剧无疑是早已被历史注定了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崇尚暴力的年代，父亲的存在几乎是多余的，他的知识、才华和创造力都变成一堆无人理睬的废机器。人们批判他的时候还把他和历史倒退联系在一起。

父亲注定没有希望，无论什么人生活在那个时代都没有希望。同父亲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可以称得上是幸运的，因为幸运的重要标志在于我们始终站在社会历史急剧变迁的交汇点上。

毫无疑问，我的血管里燃烧着三十年前那个年轻父亲躁动不安的血液。我是他的儿子，是他生命的继承和延续。所不同的是，历史没有给予他哪怕一点点机会，而今天的中国却使我拥有相对多得多的机遇和选择。所以我在拿起笔来写作之前曾经这样回答父亲：……假如可能，我的信心足够登上月球！

沉默的父亲始终站在我的身后，他把埋葬的理想主义锻炼成一座精神十字架放在儿子肩头上，我用灵魂才能承受这座两代人

的十字架的重量。父亲还用夕阳一般的苍凉目光为儿子送行，他知道儿子们将在不太长的时间穿越中国一百年乃至更长的历史隧道进入人类的共同世界。

父亲将留在历史中，他没有可能跨越自然规律，新世纪的曙光注定是为新的生命而升起，因此父亲就变成儿子心灵中一座永恒的精神雕像。我为此深深景仰并感激我的父亲。我不仅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生命，我更从父亲那里获得与历史的血缘联系。

这样才有了我对于做人的选择，有了我的文学创作，有了这些长长短短的文章和作品。值此《邓贤文集》出版之际，谨录心灵之言，是为序一。

作者

一九九五年岁末 于四川成都

作者自序二

都云作者痴

这部取名为《落日》的刚刚完成的书稿耗去我大约二十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一个人盛年中最宝贵的六百个日日夜夜，所以寄走书稿后，一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仿佛寄走的不仅是稿纸，还有生命中的一些东西。据说这种感觉同产妇相似，产妇放了包袱也会若有所失无所事事。谁叫你已经适应了十月怀胎的沉重而不是别的什么轻松的感觉呢？

有一天一个久不见面的外地同学打电话来，问我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写稿子。他很惊讶，说什么时候了，还写小说啊。我说什么“什么时候”了？他说你怎么不出去看看，九十年代了，人人都在改变自己，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小说里的世界就不精彩？你读小说吗？何况我也在改变自己，不然我怎么改变小说？他在电话那一头顿了顿，就很尖刻地说，你能写出《红楼梦》吗？要是不能写出来又为什么要写呢？……不是浪费生命吗？

我无话可答。

其实同学的话正好道出每个作者的痛处。你明知道你可能终生勤奋也写不出《红楼梦》，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写呢？这话如同“精卫填海”的故事。小小精卫鸟衔着石子，它什么时候能够把大海填平呢？这是不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浪费呢？你是不是在做无效劳动呢？

问题在于，当你没有填海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大海填不平呢？当你没有写作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写出《红楼梦》来呢？当二百年前的曹雪芹天天喝稀饭住破草房呕心沥血写作的时候，他

未必知道将在二百年后的今天拥有如此众多的崇拜者和追星族。当他穷愁潦倒病死乡间的时候，未必没有人替他惋惜，觉得这个叫曹雪芹的人傻冒，不可救药，一辈子写本破书，活着有啥意思？何况他活着的时候还不能看到自己的书出版，拿不到稿费不能加入作协和享受不到辉煌。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明明白白地写下这首自白诗。曹雪芹当然知道自己犯傻，所以很孤独很不被人理解，只不过他决心继续执迷不悟，不打算改弦更张去领导时代新潮流。

试想，倘若当年的曹公突然聪明起来弃文经商或者去做三梯队出国留学，中华民族只不过多了一个精明的商人或者海外华侨，而少了一部伟大的《红楼梦》。

如果人人都能写出《红楼梦》，那么《红楼梦》就不是《红楼梦》；反之如果没有人写《红楼梦》，《红楼梦》能成为《红楼梦》吗？

我想藉此说明的是：无论我们的时代怎样发展，也无论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出现多少花团锦簇的别墅群，马路上崛起多少豪华轿车的队伍，《红楼梦》总是不能少的，如同我们的精神田园不能听任它长满荒草一样。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写出二十世纪或者二十一世纪的《红楼梦》（或者《战争与和平》或者《静静的顿河》或者其它），但是我相信我会因此而努力。理想主义总是一种美好的诱惑，不管别人看来是否犯傻（譬如精卫填海），它毕竟能给你带来追求和行动的快乐。

好在我们现在不必喝稀饭住破草屋，所以我们更没有理由不多一些信心。

作者

一九九五年岁末 于成都家中

作者自序三

一九八二年开始文学创作，到如今已经写了十多个年头，那些发表和出版的东西堆在一起，也有不算小的规模，加上写废的稿纸，摆起来恐怕不下一两公尺高。这其中的万般甘苦、辛劳和种种滋味，只有自己心知。

写作是一种呕心沥血的劳作，恐怕仅仅趋名或者趋利都无法忍受这种劳作的艰辛和寂寞，惟有全身心热爱——或者说癖好才能将写作与生命融为一体。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读者，是他们敞开心灵让作者的勇气和才华尽情燃烧。没有读者就没有作者，作者只有活在读者心中才有价值，因此我始终像保护眼睛一样万般珍视读者的信赖。

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和出版者。谭忠兴先生是个年轻有为的出版家，他亲自策划出版了我的这一套《邓贤文集》第一辑（1—6卷），使我的主要纪实文学作品得以结集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承蒙国防大学出版社厚爱，使文集的出版工作进行顺利。

世纪末的钟声已经隐隐可闻，新世纪的曙光燃烧在地平线上，这就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增加了紧迫感。一九九六年我将完成我的最后两部长篇纪实文学，然后转向多卷本长篇战争小说的创作。我期待自己的作品不仅仅属于民族而且具有更多的人类共同性。

遵嘱作前言，有感而发，是为自序三。

作 者

一九九五年冬月 于四川成都

目 录

引 子	历史的坚果	(1)
-----	-------------	-----

第一部 缅甸之战

第一章	缅甸风云	(8)
第二章	仰光陷落	(26)
第三章	金戈铁马	(34)
第四章	会战曼德勒	(52)

第二部 兵败野人山

第五章	大崩溃	(75)
第六章	上帝的声音	(101)
第七章	孤旅	(119)

第三部 无字碑

第八章	“驼峰”航线	(150)
-----	--------------	-------

第九章 迷雾人生 (193)

第十章 走出兰姆伽 (212)

第四部 太阳浴血

第十一章 观望与反攻 (234)

第十二章 松山大血战 (249)

第十三章 随军慰安妇 (294)

第十四章 焦土抗战 (312)

第五部 魂归何处

第十五章 攻克密支那 (343)

第十六章 功过千秋 (402)

第十七章 国殇之魂 (425)

尾 声 天祭 (449)

后 记 历史不会忘记 (451)

引子 历史的坚果

1

公元一九七三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一批日本客人获准访问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客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一祭日本士兵的骸骨。这个请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据说全体日本客人当即失声痛哭。

一九七九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云南，他们被允许到更多的地方参观和游览。但是凡事都有一个限度，开放的限度就定在昆明以西三百多公里的大理市。这里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更有南诏古国的遗址和五朵金花的故事蜚声中外，然而日本游客却个个愁眉不展。他们终日翘首西望，茶饭不思，莽莽苍山好像一道厚重的历史帷幔遮断了他们的视线。临行，日

本人个个面西而立，长跪不起。

他们也是要到滇西祭奠亲友亡灵的。

我头次听说这件事，曾经长久地为日本人的执拗念头迷惑不解。我以为战争早已成为过去，而历史只不过是一缕轻烟；天空被阳光热烈照耀，大地到处有阳光、鲜花和绿草，那些日本人何以要执著地寻找失落的历史，何况是一页并不光彩并不荣耀的历史？

我回答不出。

准确说当时的我回答不出。我相信我现在的同胞大多数依然回答不出。

这便是后来不断促使我关注历史的一个原因。

2

一九六六年夏天，到处阳光迷乱，一群北京来的红卫兵气势汹汹闯进家门。

那年我十三岁，家境优裕，心高气傲，常看不起弱小同学。我父亲是一名数学工程师，曾经师从于数学大师华罗庚，母亲是个受过高等教育、养尊处优的少奶奶。时代的风风雨雨虽然透过家庭的小巢给我幼小的心灵投下过几许阴影，但是风雨毕竟未曾掀翻过屋顶。

红卫兵个个目光如炬。经过天翻地覆的折腾，屋子里的东西都被宣布没收。为首一个女学生，穿一件洗白的旧军装，指着母亲鼻子喝道：

“你必须老实交待，你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

母亲脸色煞白，跌坐在地。

从这天起，我们一家包括我三岁的小弟都成了大院和单位的过街老鼠。

清理阶级队伍，单位造反派把我父亲揪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天，邻家的孩子围住我，逼我念墙上的大字报。我抬起头，目光艰难地在墙上逡巡。我看见父亲的名字被打上了“×”，钉在墙上示众，一堆烙铁般的字块立刻灼痛了眼睛。

“……资产阶级……国民党远征军……残渣余孽……阶级异己分子……”

我龇开尖尖的牙齿，发疯地嗥叫一声，扑向那些幸灾乐祸的孩子。

从此我身上和心里的伤口再也难以愈合。

3

小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光荣的梦想，渴望成为庄则栋式的世界冠军。我在省市少年乒乓球赛中成绩显赫，一九七〇年，我幸运地被选入少年乒乓集训队，登上通往理想之路的台阶。不料好景不长，过了几个月，军代表找我谈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明白自己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初中第二年，我决心同家庭决裂，主动申请到人烟稀少的云南边疆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在连队，我始终把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加入组织作为生活奋斗的最高目标。经过不懈努力，我终于获得一张宝贵的人团志愿书。

支书找我谈话。支书是复员兵，性情直爽，不喜欢拐弯抹

角。

“你还有啥子问题对组织隐瞒了没有？”

我惶恐，背上出了汗。

“龟儿子，不要背思想包袱嘛！……你那个背时老子，你晓不晓得，他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

“那个……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绝望地问。

支书吃惊地瞪大眼睛。

“格老子！你娃儿连这个都弄不懂么……远征军就是国民党嘛！反动派，反革命……”

轰的一响，我的世界崩溃了。

我的父母始终对我缄口不言。父母的沉默使我相信他们确实对我隐瞒了什么，他们是有罪的。问题不仅在于他们有罪，他们还将罪恶遗传给了子女。

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倍感绝望和孤独。

4

公元一九七二年，我从边疆到滇西办事，途遇坍方，阻于松山。无意中发现山坡上有国民党时期纪念碑一座。那是座坍塌的石碑，残破不堪，字迹多已无从辨认，岁月的尘埃正在悄悄淹没它。

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松山乃滇西抗战主战场之一，曾有十几万中日大军在此激战。日本守军全部战死，国民党远征军伤亡逾万，血流成河。石碑即当地民众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而立。

我震惊不已。

远征军同日本人作战，血流成河？！……国民党也抗日？！

……远征军……父亲……远征军……

.....

过了许久，当我从恍惚中惊醒，班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走，山林一片寂静。夕阳西下，偌大一座松山，只剩下一个失魂落魄的我和那堆寂寞的断碣残碑。

我在山上果然找到许多触目惊心的战争痕迹：摧毁的工事，烧坍的地堡，弹洞累累的石壁和嵌在树干上的锋利的炮弹皮。我还拾到一柄折断的日本刺刀和一把铜锈斑斑的子弹壳。这些历史物证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它们使我疲惫不堪。

是夜，我独宿山林。天上下起小雨，山谷里传来阵阵狼嚎。我守护着那堆断碣残碑，如同守护一个失落已久的历史旧梦。长夜漫漫，天地混沌，巨大的孤独伴随潮水般的黑暗袭击我，将我那颗绝望的心卷入无底的深渊。

后来我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乒乓队，还入了团，我的父母笑容满面来向我祝贺。不料人们又开起批判会，我看见父亲悲哀的脸和母亲那双惊恐的大眼睛……突然吓醒，浑身火烧火燎地痛，巴掌一搥，竟拍死蚂蟥蚊虫无数。

我以为自己早已同家庭划清界限，已经不再痛苦，但是此时此刻我才省悟：原来我对家庭对父母的感情是如此强烈，丝毫未曾死灭。我爱他们远甚于爱自己。

东方欲晓，云破天青，山林万籁俱寂。我从黑暗中站起来，浑身血渍，肝肠欲碎。我突然仰天长啸，目眦皆裂。一刹那，天地间回响着一头无家可归的狼崽子凄厉的咆哮。

这天早晨，我在一个近于疯狂的念头驱使下离开松山，走下公路，踏着冉冉升起的朝霞和遍地冰凉的露珠，带着满身创伤一瘸一拐地朝旷野走去。

从此，一个叫邓贤的知青从连队里失踪了整整一年。

5

十几年后，当我提起笔来重新审视自己这段并不辉煌的历史，我发现自己其实从未真正陷入悲观和绝望。尽管有时很痛苦，也尽管心灵时常都在滴血，在呼号，但是我始终在躁动，在反抗，在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哪怕路上遍布荆棘和燃烧着毒蛇般的炼狱之火。

我的父母，我的家族乃至整个民族又何尝不在苦苦寻找着什么呢？

这便是促使我走上写作之路的一个必然契机。

这也是促使我写作此书的一个历史原因。